



五块铁 陈鹤年 壬午 丁未 永年 于 画

北海屠龙记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全集第12卷



還

珠

樓

王
小

祝

全

集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

题字

启功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北海屠龙记
长眉真人专集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长眉真人专集



第一回	举酒酌流光 对枰泊野渡	良夜难逢 神鞭御寇	清游如绘 群丑伏诛 3
第二回	苦忆心盟 突飞神掌	宝马如龙 佛光满地	寻旧侣 遁元凶 25
第三回	银汉驶孤舟 暗云藏大厉	人在镜中 惊逢血影	船真天上 喜遇真仙 38
第四回	潭水碧如油 桃花红似焰	玉钥金环 兰珠芝果	呈宝相 发奇香 54
第五回	美玉种灵葩 寒光生古洞	倾盖论交 仙缘巧遇	求大药 获藏珍 73
第六回	巧得干莫 言寻朋好	古篆神碑 青山碧水	先示偈 远闻歌 91
第七回	对枰试藏珍 深宵寻异境	紫电青霜 清溪明月	森剑气 艳桃花 109

第 八 回	涤垢浴清波 飞花呈丽景	奇艳当前萦绮念 香光如海起仙音 126	
第 九 回	古洞试仙环 鲜花埋艳骨	花貌雪肤皆恶鬼 血莲翠果拥红珠 142	
第一〇回	宝剑破神经 金刀穿玉股	黑地狱逃恶鬼影 红莲花拥艳尸魂 159	
第一一回	宝剑耀寒辉 仙云封古洞	一道长虹诛丑类 满山明月拜真人 177	
第一二回	苦恋双栖 伤心独枕	多情成孽累 无意入魔宫 192	
第一三回	一径入魔宫 双修多乐事	镜殿春生 蓬莱路远	忽惊奇艳 重话危机 209
第一四回	厉啸划长空 清光笼远岫	彩气十重消黑眚 晴霄万里舞胎仙 225	
第一五回	旅邸夜沉冥 洞庭波浩渺	玉宇无声明远视 银河倒泻失惊湍 242	
第一六回	力挽狂澜 心忧前路	巧遇异人飞幻影 独寻古庙访真情 258	
第一七回	恩爱已成仇 时机争一瞬	犹惜余欢三日饮 多蒙蜜意两心知 275	
第一八回	樱口吸元精 锦囊留素柬	满院红光施毒手 一丸灵药挽沉疴 292	
第一九回	老蚌孕明珠 金霞消毒眚	灼灼桃花腾丽彩 森森剑气射惊虹 309	
第二〇回	合力斩妖虫 无心逢劲敌	紫电惊芒逃厉魄 血云如焰拥魔宫 326	
第二一回	入谷访幽兰 酬恩挥玉辇	翠浪因风散花雨 魔云如焰救灵鹫 343	
第二二回	软语尽温存 灵心生妙悟	蜜意如云 明珠在握	柔情似水 与子同行 363

第二三回	赴约忆深仇 救灾怜涸鲋	万里长空飞比翼 一川渴土涌清泉	379
第二四回	野火起森林 离魂收倩女	匝地震光 同诛旱魃 弥天风雨 再警芳心	395

北海屠龙记

第一回	疗妒仗灵丹 飞光诛丑类	临难痴情怜爱宠 相逢隔世话前因	415
第二回	无意傲凶顽 有心防邪魅	湖上笙歌喧碧羽 盆中宇宙演红花	466
第三回	御邪除凶 临危遇救	万顷烟波飞血雨 千重雷火拥金莲	499
第四回	义重师门 喜求灵药	舍身谋老怪 绝海屠妖龙	530





长眉真人专集

第一回

举酒酌流光 良夜难逢 清游如绘
对枰泊野渡 神鞭御寇 群丑伏诛

这是颍水初秋之夜，夏泛水涨之际，河水已快平岸。两岸垂柳毵毵，碧云满地，大半轮华月高耀天心。因是月夜，岸上沙明如雪。当地除却岸旁大片沙土，余者都是田亩。嵩洛一带，民风醇厚俭朴，附近农民早已入睡，到处静荡荡的。只有树荫残蝉偶然曳声，由月光之下飞往别枝；深草里面虫声唧唧，起伏如潮。萤火三五，明灭其间，衬得河上夜月十分清趣。

这一带本是离偃师东门二十余里的一处野渡，平常无什舟船停泊，又当夜静无人之际，河面上水宽浪急。忽有一只小舟，长仅丈余，上坐两少年和一掌舵幼童，由上流头顺水游来。两少年一高一矮，丰神均颇英秀。幼童年约十二三，却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人甚英俊，穿着清华，举止也颇安详，一望而知是个世家子弟。独人儿一手掌舵，临风而立。身旁放着双桨一篙，好似还未用过，一点水渍皆无。那船看去虽小，清洁异常。两少年对坐中舱，正下围棋。棋桌旁边放着酒菜，各自手拈棋子，不时举杯对饮。拣些酒菜，连酒递与幼童，令同饮食。偶然也回顾说笑，问答几句，神态亲密，好似幼童尊长，却又不拘形迹。幼童独立

船后，一面对答，一面饮食，辞色甚恭。那么洪大的急流，船又顺流而下，本应极快，不知怎的，船行甚慢。月夜泛舟，对枰畅饮，看去颇有豪情高致。两少年谈吐说笑，均极随便，带着几分滑稽，外人决看不出这长幼三人是什路道。

隔了一会，内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笑道：“日前途中所遇那一双夫妇，真个我辈中人，可惜匆匆一见，被贼秃一打岔，便自分手。似此人中龙凤，尘海茫茫，不知可能再遇么？”身高的少年答道：“白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听年前一真大师之言，好似良缘天定，日内就要应验。你想再见的，恐不止这一双夫妇吧？”姓白的答道：“朱老弟说话老是讨厌。我已看出这兄妹三人均是异人奇士，他们行踪飘忽，令人莫测。你虽一句戏言，事出无心，如被暗中走来听去，岂不叫人轻视？”姓朱的笑道：“听你口气，足见我说的不差，否则哪有如此矛盾？你方才之言，仿佛前日一别，从此天涯，后会难期，怎又怕人家暗中走来听去？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休看你平日说得那么凶，一旦夙缘遇合，便愿作鸳鸯不羡仙了。凭良心说，你见了那样天人，一毫凡心也未动么？”

姓白的还未及答，幼童接口道：“朱师叔，我师父只是爱才，决无他意。”姓朱的把俊眼一瞪，笑道：“岳雯，你知道什么？以为你这句话，可讨你师父的好，可知适得其反么？一旦良缘成就，想起你今日之言，不好意思，他再疼你才怪。”岳雯笑道：“不问如何，我师父也不会怪我。”姓白的笑道：“徒儿你不知道，你朱师叔专门讨厌。自来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他说去，不要理睬，他自觉无趣，便无话说了。”姓朱的笑道：“白矮兄不要假撇清，我如不是内子命薄，未嫁而死，眷言情好，怜悯平生，由此看破世情，有了山林之志。如在未遇内子以前，遇见这等美若天人，文武全才绝代佳人，也未必便会放过。”

话未说完，忽听远远马嘶之声。岳雯忙喊：“师父快听，这马

嘶之声不似寻常，也许前日所遇凌侠女，是她寻来呢。”姓白的答道：“你倒想得，哪有此事？”姓朱的笑道：“可见我说得不差，连你徒弟俱都代你留心，你还赖呢。”话未说完，忽又听岳雯急喊：“师父，树后有人。”姓朱的面正对岸，船又无篷，接口笑答：“小猴儿只管掌舵，不用你管。”说时迟，那时快，船本顺流而下，这时正走到一丛大树前面，傍岸而行，就在这三人问答之间，忽听飕飕接连好几响，由一株大树后飞出好几点寒星。同时姓朱的手正拿着几枚棋子，随手一扬，便回敬过去。只听铮铮又是好几声过处，火星飞溅中，敌人暗器全被打落。姓白的方说：“小朱真爱糟蹋东西。你把我徒儿这副棋子打残，却要赔呢。”随听岸上有两三人同声大喝：“白谷逸、朱梅两个鼠辈，少发狂言。这三镖一箭，乃是我弟兄三人的信号，并非真要伤人。有本领的，上岸纳命，莫非还要请我们上船不成？”说时，那马蹄飞驰之声已由远而近，顺着右岸田垅坡陀之间急驶而来。

原来舟中少年乃嵩洛间两个有名大侠：矮的一个名叫白谷逸，高的一个名叫朱梅，本是总角至交。近数年来，因朱梅聘妻未嫁而亡，双方情爱甚厚，由此看破世情，意欲寻师学道。白谷逸与之志同道合，同隐嵩山绝顶少室峰上，人称“嵩山二友”。操舟小童岳雯，乃汤阴世族，幼丧父母，也是从小好武，身具神力，人又聪明灵秀。虽未成年，仗着乃兄岳裕精明强干，性又孝友，见兄弟虽然年幼，结客挥金，任侠仗义，不以金钱为重，人却毫不荒唐，彬彬儒雅，所交不是高人，便是名士，料定将来必有成就，不特从一禁止，并还多备金银予取予求，任其随意花用。去年，岳雯闻说嵩山二友白朱双侠不特内外功均臻绝顶，更精剑术，亲往寻访，九次才遇，费了不少心思，终以至诚坚毅，拜在白谷逸的门下。此时嵩山二友已近中年，刚把剑术学成，尚还无什法力。二人天性滑稽，又喜济贫。岳雯拜师以后，决计相随入山，归告兄

长，再三哭求。岳裕苦劝不听，终不放心，亲身往见二位异人，一谈之下，大为敬服。如非家有妻儿，二人又固执不收，几乎弟兄二人一同拜师。回去便取了不少金银，专供兄弟侍奉师长，并作济贫之用。岳雯偶然也回家来探望兄长。那船乃是岳家定制。白朱二侠本领既高，性又疾恶，所树强敌甚多。

岸上三人和另外两同党，均是关中大盗。因有一人为二侠所败，费了三年苦功，炼成两件兵刃暗器，约了弟兄同党，回来报仇。惟恐难胜，又把四川青城山金鞭崖旁门剑仙麻冠道人司太虚展转托人请来相助，尚还未到。这日黄昏，无意中闻得仇人月夜泛舟，勾动怒火，忍耐不住，夜饭后商议停当，由颖水下游沿岸寻来。为首的是弟兄三人冯泰、冯康、冯强，号称关中三虎。另外两盗党是鬼书生张湘臣、神枪小韩信谢浔。共是五人。内中只冯康吃过朱梅苦头，下余均未见过嵩山二友，自恃各有看家本领，不知对头近来学会飞剑。又自恃是麻冠道人司太虚的记名弟子，新近学会几样邪法和十三枝飞雷神枪，越发气壮，目中无人。冯氏弟兄虽见大援未来，敌人名望高大，不是好惹，因谢、张二贼直吹大气，又是司太虚门人，带有十二枝神枪，再三力主。冯康想起昔年惨败受辱之事，勾动怒火，便同了来。一见二侠船到，冯康首先把新炼暗器三镖夹一弩由树后先放冷箭发将出去。不料仇人声色未动，只用几枚棋子便全打落，暗器反撞回来，人还差一点被那铁棋子所伤，不禁又惊又怒。

冯强年轻气盛，过信谢浔之言，因闻人言白、朱二侠均精水性，那船又小，动手不便，正在叫阵。白谷逸刚笑骂得一声：“无知鼠贼。”朱梅低声笑说：“白矮子先不要忙，为你挡横的人来了。”随见一匹白马，上坐一个白衣少女，看去眼熟。月光之下，宛如一团银光，电驰而至，晃眼邻近。众贼党也是该死，明知夜深荒郊野渡，这般时候怎会有此孤身少女单骑飞驰？马又快得出奇，对

面舟中强敌还未打发，忽又妄起野心。

内中冯强更是色中饿鬼，见那少女单人独骑，直朝自己这面沿河骑来，不特没有戒心，反觉对方身材挺秀，另具一种美艳丰神。月光之下观看美人，本比白日要强得多，况又穿着那一身冰纨雾縠，和所骑白马从人到马，通体雪也似白，老远看过去，便觉夺目。再一邻近，越发容光照人，美艳如仙。虽然料定不是常人，色欲蒙心之下，仍误以为是江湖卖解女子，或是家居近处略会武功的少女。这等现成便宜，哪里找去？因同党五人均是能手，对头只是三个，还有一个小孩，目光到处，竟舍众人，抢上前去，便想拦住马头调戏：说好，带了上路；稍微倔强，便将人擒住，绑向树上，等到打败仇敌，再行掳走。

冯康深知对头厉害，口虽说着大话，心胆已是微怯。见兄弟舍了仇敌，冒失上前，暗骂：“畜生，这是什么时候，还想玩婆娘？胜了还好，只一挫败，便加倍倒霉。”心中有气，刚喝得一声：“三弟！”说时迟，那时快，冯强与少女人马相隔只有半箭多地，人才纵起，还未落到马前，张湘臣也是色中饿鬼，在旁看出便宜，口喝：“三弟，须要春色平分。”跟踪纵起。二贼一先一后，一跃两三丈，还未到地，冯强突然怒吼，但只吼出了一半，身子一歪，刚往旁倒，少女连人带马已迎头蹿到，一声娇叱，手中马鞭随手一挥，叭的一声，连肩带背打个正着。冯强本往右倒，河在左边，相隔还有一丈多宽的沙滩，吃少女这一鞭，竟将人兜住没有倒下。再就势一抖，冯强便似断线风筝，在地上连摇晃了两下，忽然随鞭而起。吃少女鞭梢连声带起，朝左面甩跌出去，扑通一声，前半身落向水中，只剩一脚挂在河滩矮树根上，未被急流冲去。

张湘臣身在空中，瞥见冯强落地以前，先由小船后舵旁飞来一点寒星，正打中在右边脸上。同时少女马也赶到，相隔还有两三丈，左手一扬，并未看清是何暗器，恰值冯强受伤张口怒吼，想